



唐大郎的笔名 他人、耿耿

◎景云

在上海的城市小报上,不难发现与唐大郎文笔近似者,但若想要确认这些笔名都为唐大郎所署用,则需进一步的切实证据。最近有幸发现了此前未曾注意过的两枚笔名“他人”与“耿耿”,由于发现了确证,故值得在此说说。

1936年7月26日,唐大郎等人受文友朱其石与余叔雄之邀,适有嘉兴之游,作为沪上小报首屈一指的一支健笔,唐大郎几乎无日不写这次的嘉兴游踪,当然未曾放弃写稿。而从他发表在《世界晨报》上的若干相关文章来判断,当可破译那两枚笔名都是大郎所取。

先是在7月29日的《世界晨报》第4版,刊有“某甲随笔”专栏,这是经过确认的大郎的专栏文章。他写道:“二十六日,其石与叔雄,邀为秀水之游,乃得随众一往,虽炎威迫人,然游兴不减,或以久润尘嚣,偶获洗涤襟怀,但知有乐,不及计炎暑之苦矣。”在同一版面上,还有署名他人的《鸳湖胜宴记》,则向读者交代了同游诸友,有任事于市政府的朱凤蔚、周雍能,有“浩浩神相”张浩然,以及瞿膺显、胡铁耕等,“济济几二十人”。一行人搭早晨七点的快车,在车厢中,唐世昌与胡佩之,“尽威士格半瓶,啤酒若干器,下车时俱有醉态”。

火车到达嘉兴,朱其石等在车站引导大伙步入河边一画舫,先到烟雨台,上岸,见“圮楼颓壁,初无润象”,内有茶座、食肆,大伙在此吃面点、摄影。既而又来一巨舫,余叔雄召来嘉兴酒友十多人,分别登上二船,停泊湖心。午后二时才开始午宴,船菜丰盛,味道殊精。到傍晚,有事者归去,大郎与黄转陶、张浩然、陈灵犀等留下。入夜,湖上暑气全消,余叔雄兴致勃发,雇小舟四五,分载群友一道兜风。

夜十时后发生的事,大郎则留在次日《世界晨报》“某甲随笔”里续述。说是陈、黄颇不耐寒,辄返回市里投宿,黄住一间,大郎与灵犀一间,灵犀倦极酣眠,大郎就灯下写稿。点灯后,蚊虫肆虐,写毕两千字,大郎躺在床上看书,却连着受到臭虫、蚊子袭扰,一夜无眠。等到晨曦映照在窗前,大伙起身。不久朱其石来,遂同赴寄园茶肆吃鸡鸭面,之后同至其石的画室,拜见其夫人,再游楞严寺,闲谈后去叔雄家,“其家荒园十馀亩,树木杂生”,并在此午饭。

与前一日类似,7月30日的《世晨》还刊有笔名耿耿的《鸳鸯湖上事》,可视为“某甲随笔”内容的补充,所记诸事琐屑,如称他们到嘉那天,恰是嘉兴县政府发布禁赌令的第四天,故“故南湖中无雀牌之声,画舫生涯,为之衰减”。

今按,余叔雄字勤民,是报界名人、《晶报》主编余大雄(字毅民)三弟。



《灰姑娘》

插图选(1)

埃德蒙·杜拉克 绘

灰姑娘经常坐在炉灰中间。



见树又见林:
社会学作为生活、实践与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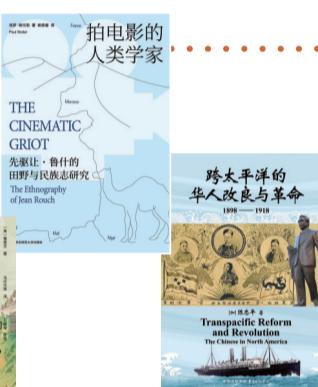
[美]艾伦·G.约翰逊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社会学告诉我们:“我们总是参与比自身更大的东西。”本书的意义在于赋予我们这种在比个人更大的系统层面上看到问题的社会学思维,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创造更好的生活。

中国“马达”

[美]葛希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重新思考传统中国民间风俗的形成与精神世界的塑造。他认为,基于家族和市场进行的生产为“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与国家运作的贡赋制生产方式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即中国“马达”。



拍电影的人类学家

[美]保罗·斯托勒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深入分析了鲁什重要的影片和民族志作品,揭示了这两种表现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介绍了鲁什的生平与贡献,也交代了他所描写的族群——尼日尔的桑海人的社会文化向度。

**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
1898—1918**

[加]陈忠平
东方出版中心

本书探讨了1898至1918年间北美唐人街的改良与革命运动如何影响中国政治变革及跨太平洋华人社会改造。特别的是,康有为、孙中山等政治人物的跨国活动引导了北美华人加入改良派或革命党,为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或共和国进行了爱国斗争。



许景渊的成见

◎同笑

“劳陇(许景渊)先生是我国译界辛勤耕耘的人,退休之后又发表了几篇很有份量的文章”,其中《翻译教学的出路》对于同行傅雷不无保留意见。他说,“一位翻译家近来重新研读了翻译大家傅雷的译作,发现在一篇梅里美的短篇小说《高龙巴》的译文中,就有错译漏译35处之多,在另一篇小说《卡门》的译文中,也有多处误解原意。指出这些错误的,是另一位译述等身的老翻译家;而且其中一些错误还经过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翻译家加以核实。我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为傅雷先生辩解”。这位“译述等身的老翻译家”即郑永慧,而另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翻译家”则为杨绛。

许景渊是钱基博的从侄女婿,故称呼钱锺书与杨绛为“槐绛大兄嫂”,1992年6月10日,许景渊去函说,“《英语世界》一册,其中刊有颂兄嫂一文,弟以篇首妄以傅雷夫人相拟,可谓拟于不伦,因力劝其不如删去此节为妥”。此文见于该刊1992年第2期“汉译英”专栏,题为《钱锺书与杨绛》,“舒展文写,许孟雄英译”,并标注出处为《文汇报》总876期。其实,《文汇报》系摘录自“《海上文坛》1991年第5期舒展文”,按照该报编例,如此标注即表示作者是舒展,“文”乃“文章”之意,译者不察,混为一人。舒展即舒学烟,做过《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选编《钱锺书论学文选》,并获得了第五届中国图书奖。舒文原题《杨绛素描》,但许孟雄英译文字与之不尽相同,可能另外还有出处。

许景渊在读罢此文以后感慨大发,“文于傅雷先生,似亦推挹过当,读之甚觉不耐,亦以见时人对名流迷信之深耳”,其成见不可谓不深。孰知在稍早的1985年,舒展已然写过《傅雷墨迹与学者风范》,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并援引了杨绛的话,“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推挹过当,岂偶然哉?



《越漫堂读书记》的编排

◎曲辰

李慈铭的《越漫堂读书记》原来并非一部独立的书稿,而是后人将《越漫堂日记》中的读书札记摘录出来、编排而成的。

《越漫堂日记》号称晚清四大日记之首,有“日记之大观,掌故之渊薮”的盛誉。蔡元培、胡适、鲁迅、周作人、钱锺书、张舜徽等人对其都有所褒贬。近日,十四册的点校整理本业已问世。不过,书名已被改作《李慈铭日记》。

由云龙最初编订的《越漫堂读书记》,采用的是新式分类方法,按所评书籍的性质,将辑录的资料分为哲学思想、政治·社会经济、历史、地理、科学技术、军事、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综合参考等十二类。前些年,有出版社重印此书,据说为了便于查检,又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予以调整,重新编排了目次。

张桂丽新近辑校的《越漫堂读书记全编》,采取的则是逐日辑录、按日

编排的形式,恢复了日记体材料的编年特性。编年与分类不同,目录从文体上看杂乱无序,研读所涉书籍者也不方便查询。但是,编年能够呈现一个人的阅读史,呈现个人的学术成长历程和阅读的时代风气。

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里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文集不可的……”《越漫堂读书记》编排的前后变迁,亦可作如是观。